

王

邵東方 主編
阮德衡

今本竹書紀年論集

論

唐山出版社

人文書會叢書 1

今本竹書紀年論集

Studies on the Modern Text of the Bamboo Annals

邵東方 倪德衛 主編

唐山出版社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今本竹書紀年論集=Studies on the modern
text of the Bamboo Annals / 邵東方, 倪德
衛主編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: 唐山, 民 91
面; 公分. -- (人文書會叢書; 1)

ISBN957-8221-78-9 (平裝)

1. 竹書紀年 - 研究與考訂 2. 中國 - 歷史
- 先秦(公元前 2696-221)

610.21

91002527

人文書會叢書 1

今本竹書紀年論集

策 劃／人文書會

主 編／邵東方、倪德衛

出 版／唐山出版社 (02)2363-3072

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3 段 333 巷 9 號地下樓

劃撥帳號：0587838-5 唐山出版社

editor.tonsan@msa.hinet.net

www.tsbooks.com.tw

印 刷／國順文具印刷公司

出版日期／2002 年 2 月 初版

定 價／380 元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1832 號

版權所有・禁止侵占 (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)

CONTENTS

Preface (1)	<i>Shao Dongfang</i>	v
Preface (2)	<i>David S. Nivison</i>	xv
Acknowledgments		xxiii
Contributors		xxiv
On the Dates of the Loss of the "Ancient Text"		
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	<i>Fan Xiangyong</i>	1
The Loss of the "Ancient Text" of the <i>Bamboo</i>		
<i>Annals</i> and the Origin of the "Modern Text"	<i>Fang Shiming</i>	15
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"Modern Text"		
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	<i>David S. Nivison</i>	41
A Further Discussion of King Wu's Death Date –		
together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Authenticity		
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	<i>Edward L. Shaughnessy</i>	83
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hronology of King Wu		
and King Cheng in the "Modern Text" of the		
<i>Bamboo Annals</i>	<i>Shao Dongfang</i>	101
The <i>Bamboo Annals</i> and the Date of King Wu's		
Conquest of Shang	<i>Edward L. Shaughnessy</i>	121

A Study of the “Modern Text 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 ”	Chen Li	143
Several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“Modern Text” 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 : A Debate with Mr. Chen Li	Shao Dongfang	173
The Total Number of Years of the Three Dynasties in both the “Modern Text” and “Ancient Text” 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 and Related Matters	Chen Li	219
The <i>Treatise on the Dayan Calendar</i> and the “Modern Text” 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	Zhang Peiyu	237
The Authenticity of the “Modern Text” 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 –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ological Tendency and Writing Style	Shao Dongfang	253
<i>Mozi</i> and the Date of Xia, Shang and Zhou: A Research Note	David W. Pankenier	297
A Discussion on Why the “Modern Text” 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 is not a Forgery	Yang Chaoming	305
Shen Yue and the “Modern Text” of the <i>Bamboo Annals</i>	Yang Chaoming	321
The <i>Bamboo Annals</i> : Using the <i>Book of</i> <i>Changes</i> to Correct Mistakes	Huang Fan	343

序 一

邵 東 方

研究古史的人都知道，《竹書紀年》原為戰國時期魏國的一部編年體史書，屬於西晉初年從汲郡（今河南省汲縣）魏王（一說魏國貴族）墓出土的大批竹簡古書中的一種。由於此書本無題名，晉廷的整理者以其所記按年編次而稱之為《紀年》。此書因從竹簡寫定而又稱《竹書》，還因出土的地點而冠以《汲冢紀年》，見載諸書所引書名更有《書紀年》等，^①但通常稱為《竹書紀年》。那麼為何《竹書紀年》會有「今本」的題名呢？這是因為自清代中期以來，學者們一般認為，《竹書紀年》原本（即出土後經當時學者整理成書的「十三篇」本）佚於兩宋之際，相對於不復見的原本，因此明刻《竹書紀年》通行本謂之「今本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作者即稱「今本」，還有的學者稱之為「今書」或「近本」）。

清道光年間，朱右曾捨開《竹書紀年》的通行本，廣蒐晉以降諸書所引《竹書紀年》（朱氏稱為「古文」《紀年》）佚文，注其所

① 關於《竹書紀年》的異稱，洪國樑據朱右曾、王國維輯本，將所稱引的不同書名以表列出。見氏著，《朱右曾〈汲冢紀年存真〉與王國維〈古本竹書紀年輯校〉之比較》，《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所，1991），頁222—226。

出，考其異同，以時代次第，名之曰《汲冢紀年存真》。雖復片鱗碎羽，然汲冢《紀年》原貌可識。民國初年，王國維（1877－1927）以朱書爲據，復爲增刪校正，補朱書所未備，更成《古本竹書紀年輯校》。^②從此書的題名看，王國維稱已佚《竹書紀年》原本爲「古本」，以對「今本」而言。王氏進而撰《今本竹書紀年疏證》，承襲了清人以《竹書紀年》通行本爲「今本」的說法。後來的學者對《竹書紀年》的題名基本上採取這樣的區分。不過也有個別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，本論文集的另一位編者美國著名漢學家倪德衛（David S. Nivison）教授就主張《竹書紀年》應有「原本」、「今本」和「古本」之分別：「原本」可能早已亡佚（不排除殘本曾經長期流傳）；「今本」或出諸整理汲冢竹簡晉廷學者之手的未定本，而此本由於某種原因而幸存；「古本」則是指蒐採古書所引《紀年》的輯本。^③在他看來，「古本」被假定爲源出汲冢的原本和「今本」被視作後人有心僞作的觀點根據不足。可是筆者以爲倪教授之說法似嫌迂曲，或猶可商。其實以「古本」稱《竹書紀年》未亡佚前之本應無問題。近人輯錄的《紀年》殘文斷片雖在數量上與

② 繼朱、王兩書之後，對「古本」的輯佚有近人范祥雍撰《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補訂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57），方詩銘、王修齡著《古本竹書紀年輯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）。兩書對朱、王二書又有謬正及補充，較之爲勝。

③ David S. Nivison, "Chu shu chi nien", in Michael Loewe, ed. *Early Chinese Texts: A Bibliography* (Berkeley: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, 1993), 39－42.

晉人整理本頗有差距（原本 13 篇，而輯本僅得《竹書紀年》佚文約四百條），而且諸書所引《紀年》文字亦不盡相同（古人引書之目的非爲後人保存史料，「古本」輯本亦有後人屢亂），但是輯者直鈔原書，保持引文原貌，並作校勘考辨，所以以理推測，輯本絕不會與汲冢原書在性質和內容上扞格不入。至於《竹書紀年》傳非一本之說，因史料不足，目前尚不能確言，有待於掌握堅實的證據後方能定論。

關於本論文集的中心議題，即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真偽的問題，中外學人有過兩度比較激烈的爭論。第一次是自清代中期以至民國初年，第二次則開始於 80 年代，這場爭論目前仍在進行。

對於「今本」的真偽，清代的學者們疑信參半，各執一辭。按照梁啓超（1874－1929）的歸結，大致有下列四種觀點：

- 一、並汲冢原書亦指爲晉人僞撰者：錢大昕（1728－1804）、王鳴盛（1722－1797）等。
- 二、並今本亦爲真者：徐文靖（1667－1756）等。
- 三、以古本爲真、今本爲僞者：郝懿行（1757－1825）、章學誠（1738－1801）、朱右曾、王國維等。
- 四、雖不認今本爲真，然認爲全部皆從古本輯出者：洪頤煊（1765－1833）、陳逢衡（1778－1855）、林春溥（1775－1861）。④

持第一說的人爲數不多。王鳴盛在《十七史商榷》裡，認定汲

④ 梁啓超，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 290。
按：本篇（包括引文）語及已故人物之生卒年份均爲筆者所附。

冢原書「必束皙（約 264－約 303）偽撰」，無論後來竄亂之本。^⑤ 他的理由是，《竹書紀年》起自黃帝，以下皆有年月日及立年崩年，不合共和以前無甲子紀年的傳統說法。稍後的丁晏（1794－1875）在《尚書餘論》中亦稱「《汲冢紀年》晉初之偽書也」。不過，錢大昕云，「《紀年》出於魏晉，固未可深信」，明確指出「是書必明人所葺」。^⑥ 故梁啟超謂錢氏指《紀年》為晉人偽撰不確，或其偶疏耳。持第二說者在清代大有人在。清初顧炎武（1612－1680）考證之學固為精核，然他在《日知錄》中卻常引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以為據。在清中期，戴震（1723－1777）校《水經注》，也曾據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改其中所引「古本」《竹書紀年》各條；以辨疑著稱的梁玉繩（1745－1819）亦篤信「今本」，據之以證史書。

第三說在清代中期以後漸成主流。清廷主持所修的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（1789 年刻版）即視「今本」為明人偽纂。崔述（1740－1816）撰《竹書紀年辨偽》（1804 年成書），列舉了六條證據以證「今本」之偽。時代稍晚的郝懿行、朱右曾、孫詒讓（1848－1908）也都指出「今本」蓋經後人補綴而成。朱右曾在《汲冢紀年存真》的序中說：

不知何年何人，摭拾殘文，依附《史記》，規仿紫陽《綱目》，為今本之《紀年》，鼠璞琢清，真贋錯雜，不有別白，

⑤ 王鳴盛，《十七史商榷》卷 3，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 104 冊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），頁 830。

⑥ 錢大昕，《十駕齋養新錄》卷 13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3），頁 298。

安知真古文之可信，與今本之非是哉！

主張第四說的清代學者亦不乏其人，除了前引提到的洪頤暄、陳逢衡、林春溥等人外，趙紹祖（1772－1853）（著有《校補竹書紀年》）和雷學淇（著有《竹書紀年義證》和《考訂竹書紀年》）皆從此說。他們相信「今本」非出於杜撰，雖「非復原本之舊矣，然其事實顯然，與經史印合」，^⑧ 可視為信史。林春溥甚至認為《紀年》未經後人修輯，其書法「皆依古簡本文，無所改竄」，非偽書可比，可以證經史之誤。^⑨ 19世紀中葉旅居香港的英國漢學家兼傳教士理雅各（James Legge, 1815－1897）頗受這派中國學者（特別是陳逢衡）的影響，篤信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，並加以註釋，譯成英文出版。

民國六年（1917）孟夏，王國維《今本竹書紀年疏證》一書問世，這是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真偽爭論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。此書繼承了清代考據學家對「今本」辨偽的成果，並比他們更向前跨進了一步。王氏逐條證明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偽託之跡，斷其為偽書，徹底否定了此書的真實性。王書刊布以後，中外學者率遵其說，鮮有異見者。20年代興起的「古史辨」派疑古之風流被深廣，

⑦ 朱右曾，《汲冢紀年存真》〈序〉，歸硯齋本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336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2。

⑧ 陳逢衡，《竹書紀年集證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335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5。

⑨ 林春溥，《竹書紀年補證後案》，《竹書紀年八種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），頁5。

更有學者主張《竹書紀年》甫出土即被作偽。呂思勉（1884－1957）認為西晉學者借古書出土而製造偽書，以闡發他們的政治看法。^⑩當然，「五四」之後仍有少數學者堅持「雖不以『今本』為真，但皆從古書輯出」的觀點。楊樹達（1886－1956）所撰《積微居小學述林》云：「今本《紀年》固是後人纂輯，非是原書，然大都有所據依，非出臆撰。」^⑪還有個別學者懷疑「今本」之前有一別本（不必即唐宋之舊）為「今本」所從出。^⑫他們的看法以未受重視之故，似在學術界影響不大。

自 80 年代初起，海內外一些學者力辯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非偽作，專門論證「今本」之信而有徵，以反駁王國維之說。例如，四川大學的陳力認為：「今本《紀年》雖有錯訛，然其主要內容與汲簡無異，其於考校古史、闡發幽微可資者甚多，良可寶貴。」^⑬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（Edward L. Shaughnessy）也說：「此書『今本』基本上還是與戰國中葉時基本出土時的真本相去不遠，更絕非宋代以後之偽作。」^⑭儘管從事翻案的各家在具體結論上還有很多分歧，卻都一致認為，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雖經後人竄改和增

⑩ 呂思勉，《先秦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），頁 76。

⑪ 楊樹達，〈書《古本竹書紀年》輯校後〉，《積微居小學述林》卷 7（北京：中國科學院，1954），頁 271。

⑫ 蒙文通，〈論別本《竹書紀年》〉，《大公報》〈圖書副刊〉（1937.2.18）。

⑬ 陳力，〈今本《竹書紀年》研究〉，《四川大學學報叢刊》，第 28 輯（1985），頁 13。（此文已收入本集。）

⑭ 夏含夷，〈《竹書紀年》與周武王克商的年代〉，《文史》，第 38 輯（1994），頁 17。（此文已收入本集。）

飾，卻與汲冢出土的《竹書紀年》原本是一脈相承的，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。大體言之，作翻案文章者企圖從兩個方面斷定《竹書紀年》的可靠性：一是在天文和年代學方面，主要代表是倪德衛和班大為（David W. Pankenier），二是在文獻考證方面，主要代表是陳力、夏含夷和楊朝明。他們的研究成果大都收入了本論文集，茲不詳及。

然而相當多的學者仍然堅持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之偽已成定讞。他們除了繼續闡發王國維《今本竹書紀年疏證》的辨偽方法和觀點外，還進一步從「今本」的歲名干支、列王年數、思想傾向、著書體例以及利用《周易》辨「今本」之誤等方面各抒己見，舉証說明「今本」乃後人摭拾「古本」殘文及他書資料而成，故為幾經增益的重編之書，絕非唐以前人所見之本。但在「今本」編者是否有意作偽欺世與此書有無價值的問題上，這一派學者之間的看法稍有出入。有的人認為「今本」一書雖已非汲冢舊書，卻非盡出偽託，可謂作偽、輯佚並存；^⑮亦可取「今本」所繫年月，作為確定古代真實年代之參照系。這一派學者的一部分代表性著作也選入本集。

以上兩說並峙，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見。雙方的主要分歧，不僅在於各家依據的古史說法各異，而且對古書的瞭解和詮釋的方法也相去甚遠。可見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真偽牽涉到無數具體而複

⑮ 參看曹書傑，《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》（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108。

雜的專門問題，而這些問題亦非短時間內所能解決。爲了讓學術界瞭解近 20 年來關於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問題的第二次討論，以促進學術上的爭鳴，倪德衛教授和筆者合作選編了這部《今本竹書紀年論集》。所選文章是由兩位編者共同商討決定的，並徵得了在世原作者本人和已故原作者的親屬的同意。選進這部集子裡的文章，分別出自海內外研治《竹書紀年》的專家學者，其中最早的一篇發表於 1983 年，最遲的則刊行於 2000 年。這些論文在觀點上針鋒相對，見仁見智，但都取材廣博，考訂詳實，持之有故，創見尤多，從而充分反映了近 20 年來學術界對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的研究成果。我們深信，學術的爭論祇有通過長期和往復的質疑問難，才能逐漸趨於定論。由於討論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的不少文章是用英文發表的，筆者擇其較關重要的兩篇：〈今本《竹書紀年》的歷史價值〉和〈《墨子》與夏商周年代——《竹書紀年》研究札記〉，加以移譯收入本集。在結集成書過程中，編者還對個別篇章和標題作了少量修改，以適合論文集的體例要求。

附帶需要指出的是，隨著近代以來中文著作採用西式標點符號，多數學者在題寫書名時作：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。不過，范祥雍（1913–1992）先生捨去引號，逕題《今本竹書紀年》，^{①⑥} 美國學者夏含夷和筆者均從范氏之題名，旨在說明「今本」與「古本」並非版本殊異的同一本書。無論「今本」是被認作汲冢的原本，還是經後人重編的偽書，它都應被看作是一部獨立的古書。但是，爲

①⑥ 范祥雍，《古本竹書紀年訂補》，頁 81。

了尊重各位作者的習慣和學術看法，編者在論文集中未對「今本」統一題名。

這本論文集得以出版，我們首先要感謝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李紀祥教授的熱情鼓勵，及費心為我們聯繫出版社。至於這本論文集之終於能和讀者見面，則要衷心感謝唐山出版社總經理陳隆昊先生。陳老闆為了鼓勵海內外專業學術的發展，不惜工本，熱心籌劃出版了這樣一部讀者不多的冷僻學術著作。我們還願藉此機會，向最初發表本論文集所收各篇文章的期刊編輯們表示謝意，沒有他們的支持，這些文字是不可能結集重新發表的。本論集承蒙劉家和師撥冗題簽，在此敬申謝忱。

本書收錄了研究《竹書紀年》的前輩專家學者范祥雍先生和方詩銘（1919－2000）先生的大作。他們對「古本」佚文的採輯和「今本」源流的考證備受中外學林的推重，在《竹書紀年》研究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。遺憾的是，二位先生已經先後去世，無法見到這部論文集的出版了。為了表達我們的紀念，謹以此書獻給他們。

2001年5月4日誌於美國北維州橡樹屯

序 二

倪 德 衛

(David S. Nivison)

關於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真偽的爭論已經持續了至少 300 年之久。18 世紀的崔述和《四庫提要》作者均認為「今本」是偽作。^① 然而到了 19 世紀早期，雷學淇、林春溥和陳逢衡則主張此書不偽，並對「今本」進行了認真的研究。同時代的朱右曾接著提出這樣的問題：如果「今本」為偽，那麼此書究竟是如何編造的？他的看法是，作偽者乃取材舊史，並在相當程度上從前人注疏和各種類書中摭取了作偽的材料，以此而為朱右曾及其後學者提供了《竹書紀年》的佚文。他們認為這些佚文出自真正的「古本」。

王國維承繼了朱右曾的輯佚工作。自王氏之書刊行後，海內外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是，「今本」即便不是偽書，至少也是後人根據《紀年》佚文並加入杜撰內容（特別是繫年）重編而成的。一種否定「今本」的意見是認定作偽者具有極巧妙的創造性。那麼，哪些資料可以說明他是在作偽呢？特別是如何解說他所排列的從周代上溯到堯帝的精密年表呢？張培瑜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（見收進本書

① 參看邵東方：《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8）。崔述的《竹書紀年辨偽》撰於 1804 年。

的張文)。他力辯作偽者是從唐朝張遂（僧一行）的《大衍曆議》中所含年代開始作偽的。張培瑜指出作偽者雖採用張遂的干支紀年，卻因減去三個甲子週期而改變了紀年。但在筆者看來，由於干支歲名的對應相合十分明顯，因此任何對上述問題所作的回應必然是：張遂所依據的乃是「今本」或類似的文獻，而非「今本」引自《大衍曆議》。

在西方，19 世紀的畢甌（Edouard Biot）與理雅各（James Legge）都不以「今本」為偽，並還將此書翻譯為西方文字。^②但是，後來西方學術界卻有所轉變，傾向於支持朱右曾和王國維之說。比如，吉德煒（David N. Keightley）即明顯地認同朱、王的觀點。毋庸置疑，他和大多數歐美著名學者一樣，在檢視年代問題時忽視了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的價值。^③

在中國，尤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 50 年來，大量的青銅器不斷出土，其上不少刻有（無名）周王的年、月、月相、記日干支。人們因此認為，有必要重新考慮「今本」《竹書紀年》的真偽問題。我本人早在 1979 年便向我的學生們重提了這一問題。1986 年，夏含夷（Edward Shaughnessy）教授發表了他的一項新發

② Edouard Biot, "Tchou-chou-ki-nien," *Journal Asiatique*, December 1841, pp. 537–578; February 1842, pp. 203–207; May 1842, pp. 381–431. James Legge, *The Chinese Classics*, vol. III, *The Shoo King, or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* (London 1865): "The Annals of the Bamboo Books," in "Prolegomena," pp. 105–183.

③ David N. Keightley, "The Bamboo Annals and Shang–Chou Chronology," *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* 38 (1978): 423–438.